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耶稣传

第一卷

〔德〕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1347.9
1
1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哲学

耶稣传

第一卷

〔德〕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 著

吴永泉 译



商务印书馆

2011年·北京

David Friedrich Strauss

DAS LEBEN JESU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科本)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译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 1981 年开始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积累单行本著作的基础上，分辑刊行，迄今为止，出版了十二辑，近五百种，是我国自有现代出版以来最重大的学术翻译出版工程。“丛书”所列选的著作，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是文明开启以来各个时代、不同民族精神的精华，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在改革开放之初，这套丛书一直起着思想启蒙和升华的作用，三十年来，这套丛书为我国学术和思想文化建设所做的基础性、持久性贡献得到了广泛认可，集中体现了我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这一百年使命的精髓。

“丛书”出版之初，即以封底颜色为别，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著作。2009 年，我馆以整体的形式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四百种，向共和国六十华诞献礼，以襄盛举。“珍藏本”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反响。读书界希望我们再接再厉，以原有五类为基础，出版“分科本”，既便于专业学者研读查考，又利于广大读者系统学习。为此，我们在



“珍藏本”的基础上,加上新出版的十一、十二辑和即将出版的第十三辑中的部分图书,计五百种,分科出版,以飨读者。

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以更加虚心的态度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研究和学习各国发展的有益经验。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任重道远。我们一定以更大的努力,进一步做好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以不负前贤,有益社会。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1年3月



目 录

献辞.....	1
序言.....	5

绪论——第一部分

1. 论耶稣传这个概念	19
2. 试写耶稣传的不同方式。赫斯	22
3. 赫尔达	26
4. 保罗斯	31
5. 施莱马赫	37
6. 哈斯	43
7. 我本人的批判的耶稣传	52
8. 反动与妥协——尼安德尔, 艾布拉德, 瓦塞, 艾瓦尔 德——最近新增的尝试: 凯姆, 芮南	54

绪论——第二部分

论作为耶稣传原始资料的福音书

甲、福音书的来历及其古老性的外在证明	65
9. 一般的评述	65



10. 有关前三福音书的最古的见证	74
11. 前三福音书的补充证据	83
12. 《约翰福音》的证据	94
13. 对《约翰福音》的承认与否认	104
乙、从其内在特征和相互关系看福音书	119
14. 关于前三福音相互关系的不同假设——莱辛、艾希 豪因、胡格、格利斯巴赫、计色勒、施莱马赫	119
15. 《约翰福音》：布莱施奈德尔、施莱马赫	132
16. 关于前三福音及其和第四福音关系的其他论文：舒 尔兹、西弗尔特、施奈肯布格尔；我自己对于耶稣传 的批判的研究	137
17. 从第四福音书中发现真实和非真实成分的尝试：瓦 塞、施维策、芮南	144
18. 续论鲍威尔的《〈约翰福音〉的研究》	156
19. 对于前三福音书的回顾：《马太福音》	164
20. 《路加福音》	172
21. 《马可福音》	185
22. 四福音书的比较评价	199
丙、对以下研究的准备性考虑	209
23. 回顾	209
24. 神迹观念	210
25. 神话的观念	216
26. 写作计划	229



第一卷 耶稣生平的历史轮廓

27. 前言	235
28. 犹太教的发展	238
29. 希腊罗马文化的发展	254
30. 施洗礼者	265
31. 耶稣, 他的出身	270
32. 耶稣的教育, 他和施洗约翰的关系	274
33. 耶稣的宗教意识, 不可能从第四福音书发现	280
34. 根据前三福音书: 耶稣的宗教意识	288
35. 耶稣和摩西律法的关系	294
36. 耶稣对于非以色列人的立场	306
37. 耶稣同弥赛亚概念的关系	312
38. 导师和受苦者弥赛亚	323
39. 弥赛亚的再临	331
40. 耶稣公开活动的场所和期间	341
41. 耶稣的教育方式	355
42. 耶稣的神迹	369
43. 耶稣的门徒	379
44. 耶稣上耶路撒冷的旅程	390
45. 最后晚餐和耶稣被捕及被钉十字架	396
46. 耶稣复活, 福音书的记述不能令人满意	404
47. 耶稣复活不是一种自然的复苏	415
48. 基督向使徒保罗的显现	419



目 录

49. 回顾有关耶稣复活信仰的起源	427
50. 使徒们在异象中见到耶稣的时间和地点	435
术语、书名对照表	446
地名对照表	464
人名对照表	468



献给我的兄弟

威廉·施特劳斯*

我亲爱的兄弟：

我从事著述虽已多年，但除了两封信之外，在我的著作中附以献辞，还以本书为第一次。我从来没有也不曾寻求过赞助人；当我的第一部著作开罪于人的时候，我的老师们立刻慌忙地，严格符合真实情况地，否认开罪之因，即我所有的最好知识是由他们所传授的；至于我的朋友和同学^①，仅仅由于谣传他们和我的亲密关系（因他们不愿像有些人所做的，因形势而牺牲这种关系），就受到这么多的猜疑和滋扰^②，看到这种情况，实在令人痛心。因此，不使他们由于公开的友谊纪念而遭受更大的责难，就成了我良心上的



* 在接近 1862 年末，当本书刚开始不久的时候，我的唯一的兄弟，一个退职的科伦经营制造品的商人，对于它所表现的强烈兴趣，引起了我把本书献给他名下的思想。因此，当这思想一发生的时候，我就急忙地把后面的献辞写在纸上。几个月之后，1863 年 2 月 21 日，还没有听到我为他所保留的这点小小意外的献礼，他就忽然因病而与世长辞了；不过他的逝世并没有改变我把他和我本人以及我的劳作的关系予以公布的愿望和义务；因此，就让这个本来打算作为对于生者的敬礼，转而作为对于死者的祝祷吧。

① 德文 Studiengenossen 见德文原著第 I 页。——译者

② 德文在这里有“特别是在我们的家乡维滕贝格”字样（besonders in unserer Heimath Württemberg）。——译者

责任。

你,我的兄弟,是独立自主的——由于幸运地有经营商业的特权,免除了为精神的或世俗的上司们的爱憎而担心;你的名字出现在我的一本书的前几页,对于你不会有有什么损害。你不仅曾在许多苦难时刻忠实地站在我的一边支持了我,而且以你一个人兼为作者做了赞助人、教师或朋友所可能做的一切。你鼓舞了我,你也了解我;你屡次激励了我的消沉的意志,恢复了我对最初献身的事业的松懈了的关注;在我写作本书的时候,从一起头我就总是想到你,我所写的没有一页不是出于为了满足我所知道的你本人对于这个时代的特别需要的想法。

本书的献辞和其标题^①所宣告的目的是符合一致的。在把本书献给我的兄弟这件事上,我是把他看作人民的一个代表的,相信在本书为之而写的德国人民当中,有许多人正和他一样;许多人在一天的辛勤劳动之后,以阅读严肃的书刊为他们最好的慰藉;许多人具有异常的勇气,不为习惯的和教会的常规积习所囿,对于有关人类的最重要的问题进行独立思考;我还可补充一点,他们具有一种更为稀罕的能力,能够看到在德国,在把群众精神从迷信中解放出来,并引进一种纯粹人的教化以前,至少政治自由和进步就不会巩固。

拒绝超自然的援助,一切听凭人类自身和世界的自然秩序,这样的一种宇宙观,是否真正适合于人民和实际生活习惯,——是否

① 本书德文标题为:Das Leben Jesu für das deutsche Volk(为德国人民写的耶稣传)。——译者

不仅使人在顺境中能够走在正路上,而且还能使人在逆境中精神振作,欢欣鼓舞,——你,我的兄弟,已经有了极其充分的机会用经验来予以证明,尤其是在这两个假设事例的后一个方面。你以大丈夫气概,不靠外来支持,仅仅依仗自己作为在这个神圣丰富的世界的一个成员所可能有的能力和知识战胜了讨厌的疾病,——在那能够使最坚定的人丧胆,使最强固的信心动摇的情况下,你保持了你的勇气和镇定;甚至在希望幻灭,生活绝望的时刻你也从来未向相信彼岸世界而自我欺骗的诱惑屈服过^①。

但愿在如许多的严重试炼之后,你能享受到一个宁静的人生的晚年^②;但愿这本书能使你的容忍精神得到满足,这个献辞也不致使你不快;但愿它向我们的子子孙孙证明他们的祖先之间的亲密的精神友谊和虽不能说已臻神圣或极乐境界,但至少他们是光荣地生活过又安静地死去了!



① 此处德文原文是:niemals der Versuchung nachgegeben,durch Anlehen beim Jenseits dich zu täuschen。——译者

② 不应忘记,这个献辞是施特劳斯在其兄弟还活着的时候写的。——译者

序 言

在距今 29 年前写的我的前著《耶稣传》第一版的序言里，我曾特别提到那本书是为神学家们写的；——那时还没有作好为其他人写书的充分准备，因此，那本书是特意用一种不适合于普通人理解的方式写成的。现在这本书则是特意为普通人写的，我特别努力不使有一句话是任何一个有学识或有思想的人所不能理解；至于专业神学家们是否也愿置身于我的读者之列，对我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在这一段时期中情况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现在已不再能认为一般公众对于这种性质的研究没有准备了。完全和我自己的任何行动无关，我的死对头们，就是那些坚决主张为了礼貌我至少也应该用拉丁文来写的人们，已经急遽地把这些问题抛在公众面前了。这些主张慎重的人们的喧嚷，为一些比我自己更不审慎的人加以重复，他们用一种通俗的，然而对我来说却是不很愉快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直至德国的政治复苏才终于给宗教的和其他的讨论开放了一个较为自由的讲坛。作为这件事的后果，许多人对于迷恋旧的观念已经变得不耐烦了，他们振作起来，对宗教问题进行独立思考；同时在我前著出版时被认为还不为人所熟悉的各种基本概念，从那时以来也已经流行开了。而且，认为只有神学



家或有学问的人才能理解这些问题的想法,仅仅是一种阶级成见罢了。其实,问题的实质是非常简单的,每一个头脑清醒、心地正直的人都可深信不疑,在进行适当思考和正确运用可能方法之后,剩下来他们所不能懂的问题,其本身一定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还有,这一段时期已经完全清楚地证明,期望专业神学家们对于这些问题作没有成见的判断,恰恰是最难的事情。其实,他们正是对自己案件判决的当事人。任何对基督教传统信仰对象的讨论,尤其是对于作为基础的福音书记载的讨论,似乎都是对于他们作为精神领袖是否确当表示怀疑。至于这种怀疑是否正确,那是无关紧要的,这就是他们的想法。对每一阶级或等级来说,他们首先考虑的总是他们自身的安全问题;阶级或等级的成员而肯扶助威胁其自身安全的革新运动的总是不多的。很明显,一旦基督教不被认为是奇迹,则僧侣阶级就不会再是他们一直所表现的那种似乎是天赋异才的人了。他们的职务将是教诲而不是祝祷,大家知道,前一职务既很艰难又不讨好,而后一职务则报酬既多又很容易。

为了使在宗教问题上获得进展,那些摆脱职业成见和利害关系的神学家们就应当不怕特殊,向有思想的普通人士伸出手来。既然神学家们拒绝听从,我们就只有转向人民;正如使徒保罗当犹太人拒绝他的教诲时转向异邦人一样^①。当人民中比较有知识的人们对僧侣们所通常提供给他们精神食粮不再感觉有味的时候,后者就会开始考虑给他们提供一种较好的食物了。但必须对

① 参看《使徒行传》第13章第46节。——译者



他们加以外部压力；正如必须对旧派法学家们施加压力才能使他们采用陪审制和其他类似的改革一样。我知道，有些先生们会在这里婉言讽刺说这是过时的神学家在企图以精神煽动者的身份重新出现。就算是这样吧！米拉波^①也曾经是一个向人民伸出手来的过时的贵族；而他这一行动的确没有白费。我并不是米拉波，回顾以往更自觉问心无愧，对于即使我受到我所选择的行业排斥的行动尤其是这样。

供人民使用的这个目的，是我为什么不给旧的《耶稣传》出一新版反而出一部除了基本观念外，和旧著完全不同的新著的原因之一，但另一情况也导致了同一结果。我早就想趁出新版的机会，在答辩反对观点的同时，用我自己或别人的最新发现成果，对它加以修改和补充，使我这一著作具有对这一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的水平。但我很快发现，前著的主要意义正在于它是写在这些发现之前，它所具有的特点将会因对它进行这样的修改而有所改变或者甚至完全失掉，这就未免可惜。因为按照它的实在情况来说，它还是近代神学在一个重要时期的历史纪念碑；它原来的规划在未来的一段时期还会对于学者有用。因此，决定让旧的《耶稣传》仍然保持原状；如果这部现已脱销的著作需要再出新版时，我已用遗嘱规定其按照第一版印刷，但根据第四版略加修改。

因此，要体现最新的研究成果，就只有尽可能地在这部较为通俗的著作里来做。只要把深奥的细节略去，这样做也并无困难。

① 米拉波 (Mirabeau, Honoré Gabriel Victor Riqueti, Comte, 1749—1791)，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兼演说家。——译者



节略在某些方面是一个损失,但在另一方面却是一种收获,因为这样一来,深奥的辩解和自炫就被排除了。这些自炫之一是在科学的自由思想家的著作中所常遇到的那种泰然自信的神情,以为他们研究的全部意义仅是为了纳粹历史的兴趣。我对这些博学的先生们的话固然是十分尊敬,但也不能不声明一下,他们所说的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使可能,也不足取。毫无疑问,一个讲论亚述君主或埃及法老的作者的动机可能是纯粹历史的;但基督教是一种活的力量,关于基督教的来源问题,对于当前现实可能产生许多重大的后果,因而在决定这一问题时,一个学者的兴趣如果仅仅限于历史方面,他就必然是愚不可及。

然而,这一点却是无可争辩的;任何一个认为教会及现代神学关于耶稣一生和其一连串的情节具有超自然性的想法难以容忍的人,一定会发现最有效的摆脱办法乃是进行历史的探索。他既抱有这样的基本信念,认为一切正在发生或者已经发生了的事情都是自然地发生的,——即使是最杰出的人物也仍然不过是人,因而初期基督教记载的超自然色彩必然是外加的、不真实的,就自然会认为,越是能够追溯事件经过的真象,则事件的自然性也就会越发显示出来;简言之,他的倾向引导他进行历史的考察,不过这种考察总是在严格的历史批判的制约下进行的。到此为止,我和这些先生们的意见是一致的,而他们大致上也是和我的意见一致的;我们共同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恢复已经被湮没了的历史,而是要协助人类精神从教条的压迫奴役下进行自我解放;我完全同意,历史的探索和一般的哲学教育,是达到这一目的最好方法。

和纯粹历史兴趣的自炫联系着的还有一种保留思想,这种思

